

# 一城花气共潮生

岁序更替间，丙午马年的脚步已然临近。平湖市诗词楹联学会特精心创作《浣溪沙》一组。以此吉章雅句，寄寓美好愿景，贺全市人民新春万福！

## 浣溪沙·丙午恭贺新禧

陆永祥

红缕堆盘起颂声，笙歌爆竹闹华灯。一城花气共潮生。月窟天根循节序，柳芽萱草润诗情。高吟神骏裔云腾。

## 浣溪沙·丙午恭贺新禧

陈景超

斗柄东回甌有声，檐前春鹊闹华灯。三梅一笑百花生。金璇玉衡循节序，熙隆文景赋清情。同看骐驎驻龙腾。

## 浣溪沙·丙午新禧

俞象山

潮起东乡梦有声，乳丹斋里首传灯。鹤湖疏影百重生。三泖流觞新岁酒，九峰醉石故园情。谁催柘上骏骞腾。

## 浣溪沙·丙午恭贺新禧

徐永法

花信频传春脚声，椒盘结彩焕华灯。晴光黄鸟淑气生。斗转星回开丽景，柳条梅蕊孕柔情。风蹄一跃破云腾。

## 浣溪沙·恭贺新禧

吉文中

骏马嘶嘶响亮声，迎来佳节满街灯。寒枝冻柳又萌生。鹅水云涛诗画景，词乡酒洒笔中情。长歌唱处彩云腾。

## 浣溪沙·恭贺新禧

王根蒂

丙午迎春万象生，东湖结彩耀明灯。当听蹄奋马嘶声。

人寿丰登多福禄，群贤和唱满腔情。扬鞭跃赴入云腾。

## 浣溪沙·恭贺新禧

吴连华

瑞向人间送贺声，新符换却又张灯。春潮喜气共时生。梅绽家山迎律序，杯开丙午续诗情。东风看处马蹄腾。

## 浣溪沙·丙午新禧

方建飞

听得梅花破蕊声，城乡挂起绛纱灯。一年春事悄然生。欲赋人间新气象，来舒心底好诗情。彩云深处马蹄腾。

## 浣溪沙·丙午新禧，学步陆会长韵

张明法

闲步细听雪落声，乡村随处见花灯。田间万物庆新生。蛇尾暗收藏迹象，马蹄轻响引春情。农家灶上气腾腾。

## 浣溪沙·丙午新禧

任岳明

雪化冰渐渐有声，东风暗转旧时灯。柳芽梅萼竞相生。守得云开终见月，吟成诗句总关情。春潮带雨夜奔腾。

## 浣溪沙·恭贺新禧

陆徽

霁雪晴光起悦声，新桃屠酒闹龙灯。欢歌枝喜喜萌生。四季轮回依岁序，柳芽梅蕊激诗情。春风送暖玉骞腾。

## 浣溪沙·丙午迎新

# 蒸年馍

□ 宋振东

我的老家有过年蒸馍馍的习俗，也叫“蒸灶”。所谓“蒸灶”，就是过年蒸馒头(馍馍)、饺子、糕饼、包子等。过年蒸东西，寓意着来年的日子红红火火、蒸蒸日上。

“腊月二十八，把面发。”每年从腊月二十八开始，人们就忙碌起来，开始准备过年的主食。

首先是发面，在农村老家，发面用的都是各家提前备好的老面。老面是指发面的面种子，北方叫面引子，也有的地方叫面头、面起子、酵子、酵面头等。老面就是发面蒸馒头时剩下的一小块面团，里面富含酵母菌，下次发面时便可当作菌种使用。这种用上次发酵的面做菌种发面蒸出来的馒头就叫老面馒头。老家祖祖辈辈的人都用这种方法蒸馒头，老面蒸出来的馒头蓬松多孔，且富有韧性，皮薄如绢，白亮有光，口感好，有微微的麦香味。

“腊月二十九，蒸馒头。”把白面发好后，二十九就开始蒸馒头，要把春节期间自家吃和待客用的馒头全都蒸出来。一般待客馒头都是选用上好的面粉，馒头个头大小均匀、形状周正、表皮完好。人口多的家庭，从早晨开始蒸，一锅接着一锅，往往要忙到深夜才能蒸完，这是因为旧时习俗认为，正月初一到初五不宜动火蒸馒头，所以得提前备好整份年粮。人们为了增加春节的喜庆氛围，过年蒸的馒头，花样繁多、造型各异，有鱼形馒头，表示吉祥有余；有桃

形馒头，意为健康长寿；还有苹果形馒头，祝愿家人一年平平安安；还有元宝形馒头，寓意招财进宝发大财；还有的在馒头上点缀上红点和一些吉祥图案色彩，寓意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

我们家人口不多，饭量也都不大，亲戚更是没多少，所以每年腊月二十九早早就把过年馒头蒸完。之后，母亲会再蒸些素馅和肉馅包子、花卷、糖包子(糖三角)、枣糕等。每年过年，她蒸的猪肉蒜苗大包子最是好吃，蒜香浓郁，我一次就能吃下两个。几十年过去，那股香味儿、那种满足感，至今还清清楚楚留在记忆里。

那时候，冬天除了白菜萝卜，难得有什么新鲜蔬菜。蒜苗，几乎是过年时唯一一抹鲜绿。不像现在过年，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应有尽有，可以任意挑选。

小时候，有一年腊月二十七，是镇上年前最后一个年集。我跟着母亲去赶集置办年货，到供销社买蒜苗时，只见里面人山人海，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，有的人甚至还站在凳子上够。母亲在前面往里挤，我紧紧跟在后面，生怕人多走散。就这么挤了好半天，好不容易买到一小捆蒜苗。往外走的时候，我还意外捡到一张皱皱巴巴的两角钱，当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

转眼又要过年了，老家的厨房里，想必又开始蒸起了馍馍，香气飘满院子。想到这里，我仿佛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馒头香。

# 旧年烟火

□ 季小英

看着街上渐渐浓起来的年味，记忆里小时候杀年猪的场景，一下子又鲜活起来了。

记忆中，那个物质清简却情意醇厚的年代，杀年猪是平湖人岁末最隆重的盛典，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难以忘怀的事件。

腊月的寒风里，杀年猪的日子一敲定，整个村子的年味便像灶膛里的火苗般，噼里啪啦地旺了起来，新年的倒计时也自此正式开启。

平湖人杀年猪向来讲究择日，为求“六畜兴旺”，必避开农历初六、十六、廿六这些时日，更忌讳腊月廿三动刀见血，因为这天灶神要上天述职，需净宅祈福，怎容得血腥之气惊扰神明。灶神离乡的这几日，成了孩子们的“特权期”，调皮嬉闹、童言无忌，老人们也只是笑着摆摆手：“灶神不在家，让他们疯去。”那份宽容里，藏着岁末的松弛与对新年的期许。

而腊月里的杀猪师傅，除了这两天能稍作歇息，其余日子早已排得满满当当。从村东到村西，他肩上扛着百余斤重的行头——屠刀、刮毛铲、大木桶、猪凳等一应俱全。寒光闪闪的铁器在寒风里亮着，透着腊月独有的忙碌与烟火气。

杀年猪的前几日，主家便开始精心照料那头养了一整年的肥猪，食量稍减却喂得愈发精细，仿佛在筹备一场重要的仪式。到了正日子，天刚蒙蒙亮，男主人便踩着晨霜，去前一户人家挑回整套杀猪工具，沉甸甸的担子压弯了肩头，却压不住脸上的笑意。不用招呼，

左邻右舍早已闻声赶来，女人们围在灶台边烧火洗菜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驱散了冬日的冷寂；男人们挽着裤腿，摩拳擦掌地涌向猪圈，合力将壮实的肥猪抬上猪凳，猪的嘶叫声、人们的吆喝声、柴火的噼啪声，瞬间交织成腊月里最热闹交响曲。

杀猪师傅手磨得锃亮的屠刀，眼神沉稳笃定，三下五除二便利落地完成了放血。殷红的猪血顺着木槽，缓缓流入早已备好的大盆。女主人在一旁轻轻搅动，随手撒上细盐，不多时，便凝结成嫩滑温热的血冻。那是主人精心喂养了一整年的家猪，看它渐渐没了声息，主人总会“啰啰嗦”地轻唤上几声，语气里满是不舍与心疼。这心疼里，藏着对一头猪沉甸甸的珍视，也藏着一家人一整年的生计与盼头。

后续的工序繁杂却有条不紊：滚烫的开水浇遍猪身，杀猪师傅手握一块拳头大小的火山浮石，在热水中快速蘸烫后，猛力刮擦猪毛，那神奇的石头能浮在水面上，也能将猪皮刮得白生生、油光水滑。女人们则忙着清洗猪内脏，用面粉与盐巴反复揉搓，直到洗去大肠小肠的所有异味；男人们帮忙剖膛、分肉，刀斧碰撞砧板的“咚咚”声，成了最实在的丰收乐章。孩子们躲在门框后，捂着耳朵却忍不住探出头，眼睛死死盯着那担新奇的工具，尤其是那块能浮水的浮石，总想伸手摸一摸，却又怕被大人呵斥，那份又怕又盼的雀跃，是童年最鲜活的注脚。

杀一头年猪，往往忙到日近中午。那时，主家会炒上一盘刚剖出的新鲜猪肝，配上自家酿的米酒，让杀猪

师傅稍作歇息。师傅也只是象征性地吃几口，便挑起担子赶往下一户，腊月的时光金贵，每家都盼着早一日把年味端进家门。

那时，平湖乡下虽不时吃杀猪宴，但第二天，主家总会烧上几大碗热乎的杀猪菜：猪血粉丝青菜汤色清亮，红烧肉色泽红亮、肥而不腻，盛在粗瓷碗里，挨家挨户送给邻里亲友。一碗热菜递过去，一句“尝尝鲜”，便串起了整个村子的人情味，清苦的日子里，这份分享显得格外珍贵。

杀年猪后的三五天，家里依旧忙得热火朝天。猪头猪尾要细心拔净细毛，挂在阴凉处以备祭祀；猪板油炼成清亮的猪油，用来炒菜做点心……在那个年代，一头年猪就是家里的“半个银行”，是一年到头沉甸甸的一笔收成。一半留着过年享用，另一半卖掉，年货钱、新衣裳钱便都有了着落。日子一下子变得红火宽裕，连说话的嗓门都不自觉高了几分。这份底气与欢喜，是最踏实、最真切幸福感。

如今，平湖乡下早已不养猪了，杀年猪的热闹场景也成了遥远的回忆。那些寒风中的吆喝、灶台边的香气、邻里间的分享，都随着时光渐渐淡去，唯有记忆里的烟火气愈发清晰。

当又一轮冬风掠过平湖，当新年的脚步再次临近，我总会想起儿时杀年猪的日子——那是一代人的年味图腾，是烟火人间的温暖印记，是藏在岁月深处，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。

# 回家

□ 蔡幼玉

多少年来，“回家”一词，缠绵于心、萦绕于梦，宛如一坛陈酿于心田的老酒，常思常念。

回家，其实不难，路也不远，不过一箱汽油的路程。然而，随着岁月更迭、时空变迁，尤其是双亲的仙逝，“家”已从一个温暖的专用名词变成了一个“虚词”。

“回家”，一是带儿子看看他的出生地，离家时他才六岁，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，让他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史；二是带儿媳祭拜一下旧宅基地(老屋已拆迁)，也算是告慰我的父母。

今年春节长假，我带儿子、儿媳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。随着导航的结束，我飞扬的思绪也随之落定。然而，车窗外一幅近乎陌生的场景，与我心中固有的故乡原样大相径庭。这个让我朝思暮想的地方，竟然“女大十八变”，变得让我找不到一丝熟悉的痕迹。

记忆里，故乡这座江南小镇，不过四五十户人家，依着乍浦塘两岸，分作河东、河西两排，临河而居。一幢幢榫卯结构的老房子，带着典型的水乡模样，彼此依偎，却也饱经风雨，显得有些老旧歪斜，透着几分历经岁月的沉静。如今，旧宅早已被钢筋混凝土的新房取代，气派挺拔。一座不久前建成通车的大桥横跨两岸，高高的拱身与两侧引桥相连，宛如一张拉满的巨弓，伟岸雄奇、气势凛然，如同登高坐镇、号令四方的将军。

拱桥下的乍浦塘，是故乡的母亲河，是搬不走那不了的故乡坐标。按此坐标，寻找镇南的林虹路、南小桥，再搜索镇北的古炮台、北小桥，就能拨开岁月的面纱，辨认小镇旧时的模样。

我问路边的一个小女孩，在她的指点下，我找到了北小桥。女孩看着我，怯怯地问：“你是游客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不，我是游子。”女孩又喃喃地说，怪不得连北小桥也不知道。

北小桥，一如我儿时的玩伴，早上我背着书包上学，傍晚唱着歌儿回家，几十年间不知要走过多少回，石板上曾覆盖过我数不清的小小脚印，熟悉它的每一寸纹理如同熟悉我的肌肤。

阔别几十年，我已年逾花甲，它也成为了一位沉静沧桑的老者，却依旧是家乡最坚定的留守者，横跨在乍浦塘通往沈家浜的支流上。

顺着北小桥南堍缓缓向南走去，往日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早已荡然无存，唯有小镇旧时的轮廓，在岁月的尘埃里依稀可辨。在乍浦塘与沈家村交界的拐弯处，再往南走一百米，便是我家曾经的宅基地。当年，因工作调动，父母便随我一同外迁，从此，这里便成了心底遥远而温热的念想。如今，小镇历经大拆迁，物是人非，可那棵从自家石驳岸缝隙里顽强生长出来的橘子树，却依旧守在原地。恍惚间，当年外婆站在树下，剥好橘子喂我的模样，还清晰如昨，时常闯入我的梦境，温柔了每一个思乡的夜晚。古炮台、北小桥还有这棵倔强的橘子树，都是小镇最鲜明的标志。它们是我当年离家远行的起点，是我无论走多远、历经多少沧桑，都想奔赴的“回家”的理由，更是我“几行千里不会漂移的锚地”，稳稳系着我所有的乡愁与牵挂。

如今，父母不在了，人生只剩归途。面对这块土地，看着曾经蕴涵我青春梦想的黑褐色泥土，我叩首三拜，泪湿衣襟。只觉得自己像秋后的蒲公英，满头白发，随风飘逸，成了无本之木，不禁让人唏嘘、感慨万千。

当我往回走时，正值中午时分，路上开始热闹起来。有说安徽话的，有说四川话的，我知道，今天我在故土，是个彻彻底底的外乡人了。

一路上都是陌生的面庞，花一样的美丽姑娘，不晓得是哪里嫁来的新娘，发际的蝴蝶结红得好看；来回奔跑的小孩不知家住何方，又是谁家的心头肉。偶尔也有年轻一点的本地人，开口不是唤我叔就是叫我伯，而我只能向其父辈姓名，方可知晓都是谁家的后代。

终于有人呼我的乳名，我回头一看，是一位白发老者，我细细端详这张似曾相识的脸庞，在他布满风霜的纹理间，慢慢回想，终于，在大脑中读到了他年少时的少许信息。我脱口而出：“你是在明吗……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？”

“你也不老了吗？差一点不敢认你了。”说话间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少年，更像是从一场被称为岁月的长梦中刚刚醒来。

我说明来意后，在明便成了我的导游，陪着我寻找、分辨我儿时的痕迹。

张家屋前的菜地早已无人种植，长满了狗尾巴草，屋后的池塘还在，干枯的池底，不知名的野草刚刚冒出新绿，蛙鸣尚早，它们的水乡大合唱还未开演。唯有几只珠颈斑鸠，盘旋于树梢，和我一样，还是说着祖传不变的方言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我泊车的地方是小镇的新区，而老区则在几年前已全部拆迁腾退，退出了历史舞台，成了一块空地。这块曾经承载我多少美好回忆的地方消失了，消失在茫茫时空。

但是有所失，总有所得。如果在老区旧址上开发，势必左右受阻、前后羁绊，迈不开步子。那么，抛弃杂念，打碎坛坛罐罐，另起炉灶，在广袤的地上，放开手脚，施展才华，便是最便捷、最明快的抉择。

政府与民心，这对相互依存的主演与配角，从江南小调的浅吟低唱中摆脱出来，大步融入长三角建设的主旋律。政府部门以智慧与匠心、眼光和胆识，俯瞰全局，细致落笔，从谋篇布局到拆迁、征收、新建、重新组合，既放手发展，又悉心筑巢，为恢宏的巨篇埋下伏笔。拆迁的百姓深明大义，为乍浦塘的加宽加深，与大运河相相相连、互通互联，腾出了发展空间。这是时代的大手笔，更是政民同心，书写的一篇华丽乐章。

涨潮了，开阔的河面上，从东方大港直航的千吨级集装箱货船，经江浙门户，一路上，披荆斩棘，直奔京杭大运河，走向它的河长水远，真正实现了东方大港千年来海河联运的夙愿。

故乡不老，岁月常青。



暗香浮动 王强摄